

王统照

散文精选

柔和

的风

王统照
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王统照

散文精选

朱和

散文

1. 1. 1.

柔和
的风

王统照
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柔和的风:王统照散文精选/王统照著. —济南:
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 - 7 - 5329 - 4593 - 1 ,

I. ①柔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 I 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0699 号

柔和的风

王统照散文精选

王统照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 - 82098776(总编室)
0531 - 82098775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6.25 插页/2
字 数 128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*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4593 - 1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片云四则 / 005

海滨小品 / 016

看蜻蜓的角度 / 025

螺壳的坟墓与巨石 / 027

湖滨之夜 / 033

一只手 / 040

为了颜色 / 042

大漠中的淡影 / 044

淡酒 / 045

青纱帐 / 047

蜀黍 / 050

林语 / 054

旅途 / 059

目

录

001

- 荷兰鸿爪(节选) / 068
- 厨工的学校 / 077
- 失业者之歌 / 084
- 乡人一席话 / 093
- 松花江上 / 099
- 坟园中的残照 / 102
- 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 / 106
- 悼志摩 / 114
- 追念同轩老人 / 121
- 青岛素描 / 126
- 卢沟晓月 / 139
- 渐渐感着夜寒了 / 143
- 不易安眠 / 145
- 酒与水 / 147
- “幸福”的寻求 / 149
- 祈祷与力量 / 153
- 面具与良心 / 155
- 理智与暗影 / 157
- 去来今 / 159
- 唐达拉司的故事 / 164
- 柔和的风 / 168
- 对台戏与狭小的笼 / 169
- 人道 / 177

血梯 / 181
在你的前途上 / 184
恶意的快乐 / 185
快乐说之另一解 / 187
“私”与“占有欲”(一) / 189
“私”与“占有欲”(二) / 191
道德的自律性(一) / 193
道德的自律性(二) / 195
原始性的情感 / 197

目 录

片云四则 / 005

海滨小品 / 016

看蜻蜓的角度 / 025

螺壳的坟墓与巨石 / 027

湖滨之夜 / 033

一只手 / 040

为了颜色 / 042

大漠中的淡影 / 044

淡酒 / 045

青纱帐 / 047

蜀黍 / 050

林语 / 054

旅途 / 059

目
录

001

- 荷兰鸿爪(节选) / 068
- 厨工的学校 / 077
- 失业者之歌 / 084
- 乡人一席话 / 093
- 松花江上 / 099
- 坟园中的残照 / 102
- 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 / 106
- 悼志摩 / 114
- 追念同轩老人 / 121
- 青岛素描 / 126
- 卢沟晓月 / 139
- 渐渐感着夜寒了 / 143
- 不易安眠 / 145
- 酒与水 / 147
- “幸福”的寻求 / 149
- 祈祷与力量 / 153
- 面具与良心 / 155
- 理智与暗影 / 157
- 去来今 / 159
- 唐达拉司的故事 / 164
- 柔和的风 / 168
- 对台戏与狭小的笼 / 169
- 人道 / 177

血梯 / 181
在你的前途上 / 184
恶意的快乐 / 185
快乐说之另一解 / 187
“私”与“占有欲”(一) / 189
“私”与“占有欲”(二) / 191
道德的自律性(一) / 193
道德的自律性(二) / 195
原始性的情感 / 197

片云四则

在春日中，我曾随意写了些故事（因为我自信不是短篇小说），人事匆匆，便弃掷在书堆里。这些日子，我又从书中检出。偶在窗前的绿荫下重阅一回，自己以为尚有点兴趣。恰值一阵凉风吹过，空中的片片的白云合了起来，便渐渐地落了几个雨点，我想这些零碎写的东西，也如在不意中的片云的集合一般，所以随手题上这两个字在前面。本来这几篇故事，我无意发表的，但为了旬刊的稿件关系，不能躲懒，便匆匆付印出。这类东西，说不到著作上去；即偶有些许的启发人的情趣的地方，但既少强力的表现，更没有深沉的情绪，不过我直诉我愿写的话而已。

然而片云或许有一个晶莹的雨点，落到田畦中，可以润湿一撮的沙土，虽然我并未作如是想。

“嫩芽的欲望是为了夜和露，而灿开的花儿却为光明的自由而喊呼呢。”轻飘飘的片云，怕只能落几滴露珠在小草上呵！

跌 跤

圆月的银辉，从青阔无际的大圆镜中泻流下来，照在朦胧的草地上，小小的园林，微微振动的叶影中间，浮现着幽玄静穆的夜色，慕玄一个人穿了短衣在樱桃树下来回散步。那时园林外的夜潮澎湃，时时如喊叫般地撞打海岸。

这是他家的一所别墅，每逢夏日慕玄总是在此间消磨他的十余日的从世间偷来的光阴。别墅距海岸最近，建于T港的市外。本来这地方的所在，是平治成的山腰，园林也是由斜坡上立起。内有二层小楼一座，每在朝日初出，或晚霞幻出金紫的色彩照耀到海面上时，他往往带了一本书倚楼远望，便可以看到碧蓝相映的海波上轻浮着袅娜的白帆远向天际而去，在这时候，他就悠然想到一切……其实这一切中包含的是什麼，他自己说不出，而且他也没有告诉过别人。

在静夜的明月的圆姿照彻之下，能使人联想到无端的思与事实。这时月儿正明，挂在中天，他小步迟回，听了一会儿音乐般的鸣涛，想了一会儿古今咏月的名句。而飞的不知名的小虫嗡嗡的，却时来打断他的幽思，他并不挥去它们。飞虫来了，他就走向那边去，但不知趣的小虫多，却煞是作怪，他走到哪里，它们继续着叫出很令人烦厌的声音，只是随在他的左右。于是他穿过樱桃树丛到凉亭上，到小小的水池边，但这些欺生的小敌人，老是苦苦穷追。他走急了。雨后的池边青草与软泥都是滑滑的，他转过去，不留心一跤便滑倒了，幸而有铁栏绕着，没有栽到水里去。

坐在润湿的草地上，且不起来，看着月光下潋潋的水波发亮，可是这时小飞虫一个也没有了，他却没有觉得出来。

这是他所想的，“庸若前几天来信告诉我说：人生是要跌跤的，我觉得他是同我说玩话；再不然就是随意闲谈，这回我才知道人究竟是跌跤的……”于是他便连续着想起许多的事来。觉得胸口很灼热，好像有无数的话在里边冲撞着要说出来。微风振动树叶，青草里的一阵阵蛙鸣，也都像催他去说出来一般。但他孤寂地一个人住在这个别墅里向谁说呢？

他再忍耐不住了，起来也不顾身上有没有污泥；也不再怕飞虫在身边飞鸣，一口气跑到小楼上的廊檐下，取过一支用翎管削成的笔尖，蘸着自己用紫玫瑰做成的墨水，便在洁白的笔记册上写下。月色正明，楼又在高处，所以虽不是十分清楚，却还辨清字迹。他便写道：

“我既为人，就是跌到网里来了。——但这些网，却不是空用‘尘网’两个空洞的字所能包括的。这些网种种不一：有的是柔软的线丝结成的；有的是钢条结成的；有的是用五色璎珞夜光珠宝缀成；有的却又是用破的绳头、碎的竹片补成的；也有用荆棘的针刺连成；用幻术的火焰照成。……但无论谁，却终须将他的体魄与灵魂的全部，跌到说不清的网的一个中去。”

他写到这里自己点了点头。

“他们为什么要跌入？为什么不在网外逍遥？却谁也不知道。只有业力的主人，在冥冥的暗窟，向他们微笑。也或者他们起初都愿跌到柔嫩的丝网中去，甜香的涂满了蜜的网中去，但当他们从天使的翼下，顺着天风闭了眼睛，往下跌去的时

候，却一任命运为他们的支配者。无量的网，发出来的声、色、香、味，在太空中弥漫着，专等候它们盲目的主人的归来。不过这些网终是平列着的，人们既堕入之后，也可出此入彼，但每个人是很少数再有这样重跌一跤的本领了。因为既是很深，而且各有它们特殊的魔力与利害，能够将每个人的体魄、灵魂，在其中消净一切。于是一个人的生，在每个网里便足以消磨其悠悠的岁月了。”

这时月光斜射，却正好将饱满的光线满射在洁白的纸上，他写得便更有兴致。

“我曾经做过一个极奇怪的梦，梦见一位白发婆婆的老婆婆，她拄了橡木的拐杖，立在一条碧波的溪上。她告诉我她曾在深深的渊里，拾过珍珠，而且这些珍珠，都是她曾经吃过的，甜得比烧熟的甘栗还好吃。……如今想来，这深深的渊，或者就是许多网的一个。那些珍珠，却不知给了那位老婆婆一些的什么受用？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，但我深深地信而不疑。又有一次：我在菡峰山中旅行，因为宿于一所古庙中，认识了一位道士。——我至今还记得他的面貌，虽是在七八年以前，记得当我初上削刃岩时，头一个遇见的就是他。他头一句话问我：‘你是十几岁的童子，不在网里乱撞，却跑到网外来吗？’我当时很生气，以为他侮辱我是鱼。但因为身边带了一把铁柄的木铲，正在寺门前大松树下锄草，我不得不将少年的盛气压下，没有理他。……那晚上风声雨声很大，我住在他的寺中，在吕仙的泥像之下。他说：‘人横竖得在网里，正如你那猜想的鱼一般。我是从苦恼的网中逃出来的。’他还说：‘到如今那个已经过去的网的影子，还在我身后呢。’这都是如同

梦话般的奇怪，可是因为庸若跌跤的话，使我都记起了。也许梦幻的构成，比实境真确些。……跌跤终是不能免的。”

他写到这里却猛然记起一点事来，便只写下下面这一句。

“我现在也已跌了一跤，究竟是跌到哪个网里去了？”他想再往下续写，但不知为什么心底上沉沉的，不知从何写起？而将过去的一层层影事全提过来，充满了在这一刹那的思域。他不觉将翎管的笔尖，向纸上画了一道横线，随着吐了口闷气，立起来。这时他方觉得左股上微微的痛楚。

债

珑妹最怕我索债，因为她欠我的债很多，不过不是金子罢了。如铅笔，画片的赠送，如诗，与书籍的讲解，如最好的香茗的享受类此的事。

她是我的小表妹，最喜欢说笑话，每见我总是没有闭口的时候。我因此却更有许多索债的机会了。但她总是说没有法子，因为她还年轻，没有东西赠我，以及给我讲解诗书的能力。

有一天：我们又遇到了，在我家那个橡林中。因为这所林子很大而且茂盛，每当夏日，我家中的人同了亲戚们，往往去到橡荫下吃茶避暑。那时我正好由外边回来，天气热得厉害，每在午饭时，葛布的衫子，都为汗珠湿透。于是这日的过午；我们一大群人便说笑着从家中到橡林中去。

恰好珑妹同了她的姊姊，与她的女友翼珠，都来我们家中，那自然便一同去了。

果然到了橡林中之后，微风习习，将骄阳的热威逐去。我那时说话最多，因为初从外边回来，当然有的编说。什么地方的风景美丽，什么地方的男女服装，都成了谈话的资料。但时候多了，我觉得有点词穷。回头过去，看见珑侧着一双圆髻儿，正听得有趣。我便寻得新资料了，很郑重地向她道：

“日子又不少了，还不还我一点？”

她怔怔地不知我说的什么。她的姊姊却微笑道：“二哥问你要还债了，看你怎么办。”她真的方才明白又是旧话重提。她的口齿很灵敏，便道：

“二哥自己也不害羞！老是向人要债，欠什么呢？……有凭据没有？”

我的妹妹淑如在一边用扇子打了她一下道：

“你好厉害，大姊姊！今天要是小灵不还哥哥的债，我们也饶不了她！……”珑同时一阵附和的笑声。

珑这时不抵赖了，但道：“好吧……但我凭什么还呢？我又不会讲书，又不会作词，更是可怜，我又不会画张画，怎么办呢？”她正自踌躇着，她的姊姊一眼看见翼珠坐在小椅上很安闲地打线袋，便丢了个眼色向灵，灵即刻知道了，便立起来拍着小手道：

“我有了法子可以还债了。二哥以前给我讲的书以及为我买的東西，我差不多都同翼珠讲过，分赠过。现在呢，只要翼珠还吧。我可脱却了债务的干系了。”

翼珠向来不肯多说话，但这时也将线袋丢过一边，向珑道：“也不错，可照你所说，我可以还密司忒王的债，但你须知道我只是向你欠债；并不曾欠下密司忒王一点儿。我过日还